



夕暮

◎陈顺源

愁人

◎侯求学

我不知道这两个字
怎么轻易地进入了你的辞典
我的孩子
世间这么多的美好
竟让你觉得犯愁
难道生活的压力不来自丑恶

或许是基因的强大
让你快速地接受了这两个字
我的孩子
你一句“愁人”
瞬间成了压在我心窝上的巨石
移去它将耗费我的余生

我怀疑我们生活中各种是非标准
甚至于追溯到可以想及的前人
我的孩子
我愿意牵着你的手
和你一起长大
共同辟出一条新的路径

南通黄包车

◎安铁生

据沪上调查,民国时期在上海滩拉黄包车讨生活的人,主要来自长江北岸的盐城、南通及崇明、靖江、高邮各县。锦江饭店创始人、传奇女性董竹君,就是一个从南通到上海滩拉黄包车车夫的女儿。海门的梁启邦烈士,1926年15岁时经人介绍先在上海铜匠店当学徒,又在上海滩拉过黄包车,后参加革命,1947年不幸壮烈牺牲。清末状元、实业家张謇先生曾在上海街头亲自作过调查,问及拉黄包车夫哪里人,为何出来做下层人的活计,不少与他同样说着乡音的海门人、崇明人告诉他,因家乡人口多、田地少,养不活老小而出来的。这事情给走南闯北的张謇先生心里产生了巨大震动,无工不富,或许这是他不当“状元宰相”,遂涉足工业招收大批农民来纱厂的缘起。(据《走进百年博物苑 认识张謇企业家精神世界》2020.12.15 江海明珠网)

与上海仅一江之隔的南通,是在光绪末年将黄包车由上海引进南通的。清末民初,南通也学上海,为防在夜间灯火昏暗中速度较快撞伤行人,营运的车亦均漆为黄色,故称黄包车。据《南通交通史》第七节“陆运工具的改进”载:那时“用于营业的有600多辆,南通设有车行9所”。继而海门、如皋、海安、掘港等地,也有人先后购置黄包车用于营业。那时不但黄包车有人管理,运价也有规定,如市区西门、东门到南通医院,都是0.8元等。开始时,多年来习惯于坐独轮车的张謇先生,觉得黄包车价稍贵些,一次与友同去办事,友人要叫黄包车,张謇先生婉言说:路较近,你先行,我走了去,一会儿就到。亦可见其生活的节俭。当然后来张謇先生也制备了在市区里使用的一辆黄包车,并“特加上像轿式的外装置”。(南通市政协

编《南通掌故》P344 管劲丞文“张謇的代步工具”)

徐海萍先生《回碧楼文谭》里有篇“坐包车上学堂”说:“1919年以后,资产阶级和高级公务人员包黄包车的渐多,就用包车送子弟上学,省立七中(即后来的南通中学)门前常有包车停放在那里。”黄包车又叫人力车,实为卖命的苦力拉的,南通车夫的标配是脖子上耷拉着一条毛巾,随时用于擦去汗水。严寒酷暑、风霜雨雪,哪天不拉,哪天就没吃的。不能病,更怕老,老了便拉不动车了。就说年轻力壮时,拉得动跑得快,也要夏天晒脱一层皮,冬天裹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吹,还要被坐车的人当驴催赶。由于黄包车方便了百姓出行,南通各县也发展迅速,拿如皋来说,“1933年县城有黄包车220辆,其中租用营业车180辆,自备营业车20辆,自备车20辆,车夫为城市贫民。”(《如皋县志》1995版P311)

黄包车夫因工作需要,必须天天健步飞驰,亦使他们成为脚劲十足的运动健将。“民国18年(1929)4月22日,黄包车工人丁全在五县民众运动会上,夺得800米、1500米两项冠军。”(《南通市志》2000版P2279《体育——第二节职工体育》)真是昔日南通黄包车夫的荣耀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我亲见南通黄包车还很多,也乘过几次黄包车。我的姨夫周子怙先生,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腿残疾,但他脑筋灵活,数学、会计、绘画、诗文精通,不问早年他去南通贫儿院、甘朝士印刷所,还是后来的韬奋印刷厂上下班,都是订好黄包车早晚定时接送,且从来工作单位没有补贴,全是自掏腰包,也是不小的一笔家庭开支。

我遇到多年前老家东北水关桥巷的邻居黄明聪先生。他1948年

生,为市油漆厂退休工人,退休后仍继承父业,不过不是拉黄包车,而是踏三轮车。其父亲名黄连元,20世纪40年代是南通“黄记”黄包车行的老板,共有黄包车12辆,除了自己拉之外,还租给人用。1970年去世。黄连元算小老板,稍许有点钱的。他于家中排行第五,众称“黄老五、能吃苦”,行业内有绰号“小汽车”。因年轻时身体好,脚下有劲,奔走风快故名。那时他的车行有固定起发车的地点,设在南城门口,市民习惯叫车都到那儿,出车后回来也停到此处。

平日黄包车拉的多是医生出诊、教师家访,也常拉病人上医院,更有拉死人的事。有从医院拉回家的尸体,有从家中拉到法轮寺火化的,在行业内有个心照不宣的术语“拉哑巴”,每次要把顶棚拉出遮掩住,前面帘门挂好边角封实不让外人看见。因尸体僵硬,斜放着会滑下,必须用粗麻绳绑紧其腰部,或叫家属陪着夹拉牢固,而且还要小声细语秘密不让外人知道,要是晓得了活人几天不肯坐拉过死人的车,黄包车的生意就没有了。

黄包车拉死人,费用要高得多是肯定的,南通习俗双方要协商,除正常车价付款,还要另给喜钱,至少是车价的三五倍。旧习俗是在死人上车前,要用笤帚扫一下车,并放鞭炮;送毕还要重复笤帚扫、放鞭炮,扫除晦气。而且是悄悄地做,不能让其他人晓得。在民国时用黄包车做花轿,当然是大张旗鼓,换上新的油布篷,帘布上贴有喜字,车夫要洗澡后穿新衣戴新帽,车把头上挂红花,前面锣鼓唢呐齐鸣,后面随行队伍长长,起步到达都要大小爆竹放得惊天动地,车夫特别卖力,喜钱红包收入丰厚。

南通市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由于脚踏三轮车、自行车、汽车很快增多,黄包车自行淘汰。如皋较迟些“1966年停用”。(《如皋县志》P311)

春之柳絮

◎丁维香

玉兰一瓣

开车上班,走在宽阔的如海运河景观大道上。蓝天白云,桃红柳绿,一派春光明媚的迷人景色。但是,我只能隔着车窗玻璃欣赏这美景,因为河岸上柳树成排,那漫天飞舞的柳絮无孔不入。哪怕车窗只开启一条缝,它们也会钻进来和你来个亲密接触。要是步行外出的话,那些调皮的柳絮更会将人团团包围,衣服上、脸上、包上,连睫毛上都有柳絮落脚。下班回家,出了电梯门,看见一团团雪白的柳絮挤在家门槛外。我轻轻地跨过去,打开家门,人还没进门,柳絮球就已悄无声息地滚进来。空中、地面上,无处不见柳絮的身影,真是杨花从不体人意,仲春时节满天飞啊!

柳絮不仅烦人,而且因了它的轻、浮,人们似乎对它并无太多好感。杜甫写:“癫狂柳絮随风去,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宋代韩琦说柳絮不是天生稳重花,金代的邢安国也说它:“非棉非絮寒无用,如雪如霜暖不消。”

其实,柳絮何辜。它不过是柳树的种子,因太过微小、轻盈,而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,只能随风飘散。苏东坡就对柳絮寄予了莫大同情和怜惜。“似花还是非花,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,无情有思。……不恨此花飞尽,恨西园,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,遗踪何在?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。”(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)苏词向以豪放著称,但这首婉约词将毫不起眼的杨花写得十分惹人怜爱。

柳絮也是古代迁客骚人、漂泊游子 and 闺中女子等寄托情感的信物。“杨柳青青著地垂,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尽飞,借问行人归不归?”(隋·无名氏《送别》)柳谐音“留”,枝条的飘摇、棉絮的飞扬,从根到梢,从叶到花,无不被打上思念的烙印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八个字,写尽离愁别绪。

柳絮不仅多情,且它虽非常不起眼,名为花,却没花的姿色,但它倾尽全力为春天增添一丝生机。“草木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(韩愈)杨花姿色平平,没有艳丽的色彩,更没有过人的芳香,但平凡如柳絮,也有春天啊!

柳絮虽小、色淡无香,但它待人热情、不慕富贵、品洁风高。“不肯画堂朱户,春风自在杨花。”(宋·王安国《清平乐·春晚》)它不像有的花儿一样飘落到名望贵族之家,它自在逍遥,随春风流转于空中,无所羁绊,是快乐的小精灵!它遵循着大自然的节律,无论风把它带到多远的地方,只要降落在合适的土壤上,就会生根发芽,长出新柳,装点大地。即便只有一小部分能落地生根,绝大多数柳絮逃脱不了被当成垃圾清扫的命运,它们也无怨无悔。

飘飞的柳絮是春天里不可或缺的美丽景象,“飞飞辞古柳,冉冉媚晴空。”(明·九皋声公《杨花咏》)想象没有柳絮的春天,总少些情趣的。

柳絮是烦人的,也是可爱的!

紫琅诗会

岁月流金